

太平天国演義
楊金田起義

施 瑛 著



通聯書店發行

魯書店出版

(1) 義演國天平太
義起田金楊洪

(說小回章)

元百六千四幣民人價定

版出月八年一五九一

著者	施	插畫者	楊	裝幀者	王	出版者	新	印刷者	文	發行者	通	發行所	通
	青						上海山東中路 中保坊二〇一號		上海四馬路 中保坊二〇一號		上海山東中路 中保坊一號		上海山東中路 中保坊一號
	琪						店		店		店		店

印願准不＊權作著有



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



山雲馮南王輝昌韋北王清秀楊東王開達石翼王貴朝蕭西王



戶佃的穀租出不能把役差見看，全秀洪于孩的歲幾十個這：回一第
 ○于腿夠的府政清滿些那倒打，去前上衝得不恨，走拖



通們他。關達石訪，去里山北到山雲馮和全秀洪：回二第
 ○來出了迎步大，人年青個一有就，後以名姓報



常非傳宣的他。理通講演衆輩向就，後以學故天集在山雲馮。
 〇住仲燕德得總是德，姓百老的道交寒飢向一些那，功或：回三第



昌翠，前門大家輝昌翠在虎老謝爾恩：回四第
 〇來架起打點一差人個兩，事開輝



等貴朝清秀；地在翻棚神邪的頭沒把，棍竹一再手順全秀洪：回五第
 〇假搞全完，設障的裏廟王甘把，兵兵兵兵，上而擁一人



「平太下天今如」；道聲黑，拍一本堂驚把他，堂審凱元額官貪：回六第
 「！情事的迷大反謀有那，業樂居安在都個個，惡皇沐渾姓百老



眼兩，上地在翻跌然急清秀楊：回七第
 ○省不事人，沫白吐口，間微



提，度制建封破打們她要，召號出發妹姊的裏村山向橋宜洪：回八第
 ○者治統清滿倒打，來起結團們弟兄的會帝上和，心尊自高



兵清的遠沿。發進村田金向，馬人頑帶開達石：回九第
阻欄敢不也誰，大浩勢聲軍石見看，終圓和



天一這。營團裏那在，人餘萬一了集衆經已村田金時當：回九第
閱檢清秀揚由，上場廣外門大家掌在列排馬人隊全，



海人山人是真，上場廣的前門大家尊。新作王霸惡害公衆尊：回十第
 ○停不個抖地栽栽，上地在號是只霸惡個這。天朝火熱，



手，馬大頭寫的色紅衆匹一着劈開逢石，起聲鼓金：回十第
 ○起一在門兵潰跟，來出衝直地虎活龍生，刀長持

自序

整整一百年前，在我們中國國土上，出現了一支起義的農民隊伍。這支隊伍有組織，有紀律，有着明確的政綱和制度。他們由廣西北上，轉戰湖南湖北，解放南京，成立政權；接着又進行北伐和西征，勢力擴展到十七省，前後堅持了十四年。他們建立的政權，就是太平天國。他們英勇的鬥爭，在中國歷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。太平天國反對封建勢力，曾經把滿清皇朝打得頭破血流，叫那些反革命的地主嚇得發抖。當時西方的資本主義國家勢力已經開始侵入中國，中國社會正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路上走，因此太平天國所要剷除的敵人，除了封建地主以外，還有外國的侵略者。太平天國的英雄們毫不猶豫退讓，曾經好幾次把外國干涉者打敗，表現了中國人民偉大的愛國主義的精神。

可惜的是：受了當時歷史條件的限制，太平天國的革命綱領，仍舊是從農民的狹隘的眼光出發，再加上他們戰略的錯誤，幾個領袖們的腐化和內訌，以致這一場

轟轟烈烈的革命運動，受了封建地主和外國干涉者的夾攻，到底失敗了。太平天國的失敗，給我們留下了可貴的經驗和教訓，同時也留下了許多可歌可泣熱烈悲壯的事蹟。

我寫這部「太平天国演義」，是想和「三國志演義」「東周列國志」「兩漢、隋唐演義」一樣，用章回小說的體裁，通俗而生動的筆調，來講述這一段農民起義的史實。因為內容大部份是真實故事，又想抓緊太平天国革命的全部過程，因此對於書中人物，就沒有能夠加以深刻的描寫。這是要說明的。

書中情節，除根據原有史料外，並參考時人羅爾綱、范文瀾、華崗諸先生的著作，尤其是羅先生的「太平天国史稿」（開明版），給了本書豐富的材料。謹在這裏向諸先生表示謝意。

又：本書爲了適應一般讀者購買力，分成單行本出版，每本故事完整，情節可自成段落。全套書共八本，當於六個月內出齊。這一本名「洪楊金田起義」，內分十回，自洪秀全、楊秀清倡導革命開始，至金田起義爲止，就是一個完整的故事。

第一回 福源村天王出世 廣州城教士贈書

詩曰：手持三尺定山河，四海爲家共飲和。

擒盡妖邪投地網，收殘奸宄落天羅。

東西南北敦皇極，日月星辰奏凱歌。

虎嘯龍吟光世界，太平一統樂如何！

列位，上面這首詩，你道是那一個人做的？要知道做這首詩的不是別人，正是中國近百年歷史上的一位很有名的人物，太平天國天王洪秀全便是。原來這位天王洪秀全，是創造太平天國革命思想，發動太平天國革命運動的偉大領袖；本書中講述的故事，也就是他領導的那場大革命的史實。究竟太平天國革命是怎麼一會事情，且待在下慢慢道來。話說太平天國天王洪秀全，本是知識分子出身，原籍廣東花縣，生在一個名叫福源水的山村裏。父親洪鏡揚，中農身分，是個老老實實的莊稼人，家有薄田數畝，耕牛一頭，照理一家勤儉省用，還够溫飽。怎奈那時候正是滿清皇朝統治時代，政治腐敗，剝

削苛酷，農民血汗所得，大部分都給地主豪紳貪官污吏撈到荷包裏去；到處是一路哭，一家哭，慢說千千萬萬貧雇農總是餓着肚子，就是像洪鏡揚這樣人家，也覺得日子愈來愈艱難。他的負擔又是那樣沉重：秀全兄弟姊妹，計有五個。長姊辛英，出嫁在前村，夫家也是務農的，光景可不大好，有時還要父親照顧一點。大哥仁發，二哥仁達，跟着父親種田，另外搞些砍柴、織鞋、燒山的勾當，賺幾個錢補貼家用。秀全下面，還有妹子宜嬌，小小年紀，也時常下田，幫助父兄做些輕便工作。五個人中，惟有秀全從小聰明，深得爹娘喜愛。父親曾經好幾次這樣說：「唉，我家只有這幾畝田，如果他們三弟兄分着耕種，大家都要吃不飽的。好在老三還聰明，不如讓他讀幾年書，將來能够考中功名，不單一身富貴榮華，也給我洪氏家門，添上許多光輝哩！」父親主意打定，就在秀全七歲那年，拚拚搭搭，湊了一筆學費，送他進塾讀書。果然秀全不負期望：在五、六年中，把什麼四書五經、綱鑑策論，全念得百滾爛熟。連那位冬烘老塾師，也非常高興，時常捻着自己幾縷灰黃的鬚鬚，含笑對秀全道：「孩子，照你的學問，考一名狀元及第，也是拿得穩的。但是你將來可別忘了我老師哩！哈哈！」秀全聽了，心裏也非常得意。他想：如果自己將來能够出山，一定要做點安邦定國的事業；眼前老百姓實在太苦了。雖然這個十幾歲的孩子，那時候見到聽到的東西，還不過是本鄉的事情，可是這些事情也給了他很大的刺激。每逢歲暮臘尾，鄉下的地主人家都在殺豬宰羊，歡天喜地，準備過年。許多繳不出租穀的佃戶，忍飢挨凍，卻被鐵鍊鎖了項頸，一連串一連

串地拖到縣城裏去坐班房。他們的妻子兒女，哭哭啼啼，追出家門，又被那些狗腿子揮動竹鞭，對着她們夾頭夾腦地抽打着，把好幾個女人打得滾倒在地上。秀全在旁觀看，聽到狗腿子們的吆喝聲和女人們淒慘的哭聲，真是義憤填胸，恨不得衝上前去，把這些可憐的佃戶放走。可是小孩子那有這個力量呢？還不是氣鼓鼓的瞪着眼睛吧了。而且那時候不是旱荒，便是蟲災，災荒總是接二連三地叫莊稼人受難。廣大的農村裏，平日大多數莊稼人已經是吃不飽、穿不暖的，碰到了災荒的年頭，口糧接濟不上，只好拚命找尋樹皮草根來吃，等到樹皮草根吃完，有些人乾脆挖觀音粉充飢。列位，你道觀音粉是什麼東西呢？它的名字多麼好聽，其實卻是由上一種白色的泥土，粉質細膩，略帶鹹味。飢民們把它吃到肚子裏，開頭覺得胃腸裏重甸甸的，非常不舒服，吃了幾天，連扁也撒不出來，最後是大批大批的脹死了。咳，這樣的年成！有幾畝薄田的莊稼人，總是被逼得把田地一畝畝賣給富貴人家，結果賣得一乾二淨。沒有田地的人，只好把自己的親生兒女出賣，有時候一個十一二歲小姑娘的價錢，比一口豬還賤。秀全曾經聽得一位大老爺對人販子說：「賣一口肥豬來，倒可以辦幾桌宴席。買了這個小丫頭，你瞧，還要餵她幾年飯，才可以派用場呢。哈哈，如果人肉好吃，那她還值幾個錢！」秀全聽了，不由得咬牙切齒地道：「嘿，這是什麼話！等我將來科舉及第，做了大官，一定替窮苦的莊稼人抱不平，好好地幫助他們脫離苦海。」他打定主意，到了十六歲的時候，第一次到廣州去考秀才，總以為能够一舉成功，誰知考試結果，榜上無名，弄得掃興而

歸。他回到山村裏，第一件事，就感到生活逼人。因為他念過幾年書，既不會種地，又不會做工，只好在本鄉開個學塾，一邊教教幾個小學生，一邊自己溫習功課，準備隔了幾年，積蓄幾個錢做路費，再去應考。光陰容易，那年秀全已經二十五歲，第二次到廣州，他在應考前兩天，卻碰到一件意外的事情。原來這天上午，秀全閒着沒事，到廣州城外散步，忽然看見前面街頭，有一個高鼻藍睛的外國人，打扮的奇形怪狀，站在那裏，對着面前二、三十個觀衆，指手畫腳，說個不了。旁邊有個中國人在給他做繙譯，滿口雜格龍冬，什麼天父上帝，派遣自己的兒子耶穌基督到世界上來，度救世人，脫離苦海，這位天父，真是慈悲不過的，所以世人應該相信他，崇拜他。這些話聽衆自然莫名其妙。有的在搖頭，有的在裂開嘴嘻笑，有一個人還吐了口唾沫，低聲道：「這個洋鬼子滿口說來救人救世，其實他們是來要我們中國人的性命啊！」秀全冷眼旁觀，覺得有趣，不免也擠入人叢，站立一會，似懂非懂地聽了一點兒道理。不久，演講完畢，那個做繙譯的中國人捧着一大疊書本，向一個個聽衆分送，也有接受的，也有拒絕的。秀全接過一部書來，定睛細看，只見封面端端正正，印着「勸世良言」四個大字，他隨手翻了一下，也就揣在懷裏，慢慢地走回寓所，把這幾本書扔在書篋中，一心準備應付考試。好容易考試完畢，秀全功名心切，等待發榜，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蟥似的。誰知揭曉以後，又是一個不取。此番秀全辛苦了好幾天，心力疲憊，實在受不住這個大打擊，當下就覺得眼前發黑，胸口作嘔，趕緊收拾行李回鄉。行到中途，到底支撐不住，病倒在

一家飯店裏。幸虧飯店老闆熱心，問明來由，馬上給他雇了頂轎子，抬回家中。正是：天有不測風雲，人有旦夕禍福。秀全才到家中，病勢已經十分沉重，只見他的面頰燒得火紅，兩眼半開半閉，口唇發焦，嘴裏不斷地呻吟着。山村裏急切找不到良醫好藥，一連幾天工夫，秀全只是昏迷不醒，氣如遊絲。父親和幾個兄弟姊妹們，全含淚站在牀前，無法可施，只等待他嚥下最後的一口氣。直到那天後半夜，屋子裏一燈如豆，萬籟無聲，光景十分淒涼，垂死的秀全，忽然悠悠醒來。他先伸起右手，抓着自己胸口，表示難過的模樣。長姊辛英見了，趕緊倒過一杯熱茶，一匙一匙，餵到秀全的嘴裏。好半晌，秀全才睜開眼睛，瞪着床頂，一邊厲聲喊道：「哎喲，老公公，我聽你的話，你總要救救世人啊！」接着，他還模模糊糊，說了一篇大篇胡話，又翻身睡過去了。說也奇怪，過了這一夜，秀全居然在重病中逃出性命來。可是他忽然變得瘋瘋顛顛，有時滿口胡說八道，有時從床上直跳起身，裝出舞刀弄棍的樣子，嚇得父親也不敢近身。不過他這場瘋病，原是因為考試不第，刺激過度而起的，隔了二三個月，心境平靜，卻也慢慢地好了起來，跟未病之前一樣了。當下秀全仍舊在山村裏教書，閒空的時候，找幾位朋友談談天。跟他最投機的朋友，是一個名叫馮雲山的青年。雲山也是花縣人，家境還不錯，他讀書明理，世故通達，而且生得溫文爾雅，和藹可親，曾經跟秀全同過幾年學，那時也在山村裏設塾教書。想不到雲山卻是個有心人，每次跟秀全談到時事的時候，秀全心中怨憤，總是激昂慷慨，疾言厲聲，痛斥當局，雲山偏是苦苦沉吟，好像在尋思什